

乾隆大藏經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乾隆大藏經／〔傳正有限公司編輯部編〕——初版

1997〔民86〕面；19公分x26公分

ISBN 957-97227-1-4（一套：精裝）

藏經——168冊

8608110003

內政部製版權登記核准文號

台(86)內著字第⁽⁸⁶¹⁴⁶¹¹⁾
⁽⁸⁶¹⁶⁷⁶¹⁾
⁽⁸⁶¹⁸⁰⁰³⁾

乾隆大藏經

（豪華精裝本）
全套一六八冊

編著處：	本公司編輯部
出版處：	寶印佛經流通處
地址：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九六四號一三樓（B棟）
電話：	（〇〇二）八九九一—九一三九
傳真：	（〇〇四）七二六—七四〇〇
郵政劃撥：	〇五五九九五〇—一七 郭秀蘭
承印處：	福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〇〇二）二九八二—〇九五六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出版

御製

佛光恩照 三千大千 隨緣徧滿
恒沙法界 普度衆生 悉證菩提
身心安泰 年時豐稔 風雨調順
日月升恒 乾坤清寧 百昌蕃熾
上下樂利 中外協和 庶物咸亨
萬善圓成 情與無情 同登正覺
大清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此土著述(五)

第 115 冊

一五・一四七二 弘明集一四卷(一至一四)

(千七—千十、兵一—兵十)

梁釋僧祐撰

序(千七) 二

卷二(千八) 二八

卷四(千十) 六五

卷六(兵二) 一〇三

卷八(兵四) 一四二

卷一〇(兵六) 一七八

卷一二(兵八) 二二三

卷一四(兵十) 二六六

一五・一四七三 廣弘明集三〇卷(一至二四)

(高一—高十、冠一—冠十、陪一—陪七)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二八一

序(高一) 二八二

卷二(高二) 二九五

卷四(高四) 三二九

卷六(高六) 三六三

卷八(高八) 三九九

卷一〇(高十) 四五一

卷一二(冠二) 四九七

卷一(千七) 四

卷三(千九) 四九

卷五(兵一) 八一

卷七(兵三) 一二七

卷九(兵五) 一六〇

卷一一(兵七) 二〇二

卷一三(兵九) 二五一

卷一(高一) 二八五

卷三(高三) 三一二

卷五(高五) 三四七

卷七(高七) 三七九

卷九(高九) 四二四

卷一一(冠一) 四七二

卷一三上(冠三) 五一九

卷一三下(冠四)	五三四	卷一四(冠五)	五五五
卷一五上(冠六)	五七八	卷一五下(冠七)	五九六
卷一六(冠八)	六一六	卷一七(冠九)	六二九
卷一八上(冠十)	六五二	卷一八下(陪一)	六六五
卷一九(陪二)	六八二	卷二〇(陪三)	七〇八
卷二一(陪四)	七二九	卷二二(陪五)	七四六
卷二三(陪六)	七七七	卷二四(陪七)	八〇五

QUDZ/115



弘

明

集

梁

釋

僧
祐

撰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弘明集序

千七

梁 釋 僧祐 撰

夫覺海無涯慧鏡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挺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稽忿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流歲幾五百緣各信不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距為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為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鷦鷯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眦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偽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

OLD 2/115

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
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
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
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
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爲十
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
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涓埃微
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編局博綜君子惠
增廣焉

弘明集卷第一

梁 釋 僧祐 述

牟子理惑論 三十篇

正誣論 未詳作者

牟子理惑論 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千七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

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

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捷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

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隣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捷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獻歎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

千七

四

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

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統縱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

十七

五

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

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
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
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
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
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別於丘陵
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
深不絕洧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
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
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
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
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
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
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
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
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

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
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
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
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
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
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
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
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
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
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旣耽詩書悅禮樂奚
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
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
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

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
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
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
猶白鹿之與麒麟鸞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
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
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
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
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
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駝言馬腫背堯眉
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
三漏周公背偻伏羲龍鼻仲尼反顙老子日
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
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
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
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
不仁乎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
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
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
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
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
於水矣孔子曰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
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
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
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
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
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
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

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
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
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
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

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

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妻子財物

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

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

十七

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

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憚

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

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

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

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
遊世之樂友淑賢以買妻子之歡是不爲奇
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
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

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

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

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

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

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疵

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

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

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

十七

九

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鬼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旣

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

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梓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捨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闕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

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珀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勾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

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偽而佛道謂之無爲耶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姪乎河伯雖神不

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

千七

十二

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責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薪以壹殮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